

刘鹏凯专栏·西北以北

书心书影

信笔扬尘

# 香炉山的雪

冬日已经过去了一大半，风仍然很硬，太阳像个被腌过的蛋黄在天上吊着，孤零零的。

大雪刚停，白花的一片，所有的景物因了这白立刻都清晰了起来，香炉山也好像一下子就到了眼前，轮廓比平日大了许多。山上落满了雪，太阳照在上面，泛着金灿灿的光。几棵老树站在山顶上，同样孤零零的。

中午了，阳光很充足，早晨还很清冷的街道上，明显多了几个行人，他们裹着厚实的衣服，慢腾腾地走在雪后的阳光里。每天这个时候，我只要抬起头，就能看见香炉山上的雪。庄严的雪让我肃然起敬，我会待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，静静地看上一会儿。雪落的声音仿佛音乐一般，依然会沿着渺茫的天际轻轻地飘过来，柔软的声音几乎让人窒息。瞬间，一股温暖在我的体内升腾起来。多年来，这似乎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一个无人倾诉的秘密，并打算把这个秘密一直严守下去。其实，这个秘密对于别人而言毫无意义，甚至是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想法。

香炉山只是一个象征，一个暗示。那年冬天，我去过那里。

香炉山的前面是一片村子，不远处的一条河流结了冰，从冰上穿过，就是一片开阔地，平静得让人想起熟睡的女人，很美。几只狗像是吃饱了没事干的样子，在山地上撒着欢儿相互追逐，偶尔回过身来看看我这个和它们一样无聊的陌生人，其中一只还冲我狂吠了一声。那意思是：瞧瞧我们，有男有女的多快活，再瞧瞧你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，一个人在这荒野地里瞎转悠什么，赶快滚回你的城里去吧！当时我就莫名其妙地向自己：人把它们叫狗，不知道它们把人叫什么，难道还叫人吗？

所有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从来都是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睡个好觉，弱者只能空空打盹儿。不管怎样，生命对于宇宙，对于自然，对于日月，都只是一个过程，无论强者与弱者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，但是许多人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当然，像我这样一个迟钝如牛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时，香炉山的积雪也差不多融化了。

跟着雪的牵引再往前走，就是香炉山了。山下有一个村子，不是很大，光秃秃的树使整个村子暴露出无比的丑陋，一些烂房子和几截土围墙，土围墙上还蹦跶着几只麻雀。冬天对于这些小生灵来说，也许是个非常厌恶的季节，在这样的季节里，寻觅可贵的粮食成了它们一冬的追求。麻雀们想：聚集在村子里，从农家的刷锅水里拾一点口粮，总比待在城里无处栖身要爽得多，同时，还不会遭到那些手拿气枪的城里人的偷袭。麻雀们懂得感恩，一大早就起来，就满村子开始歌唱，虽然嗓子不是很嘹亮，可它们懂得歌唱的意义。此外，村子里还有一些小孩，他们快乐地打着雪仗，和麻雀一样亢奋地叫喊着。

这就是村子里的故事。狗生来护院，鸟生来飞翔，牛生来耕种，那么人呢，生来只有四处奔忙。这些似乎都不是原本的生活，那么，原本的生活又是什么模样呢？好像谁都说不清楚。村子里的故事都很平淡无奇，但能够让人放松，让人愉悦，不用任何顾忌、提防和戒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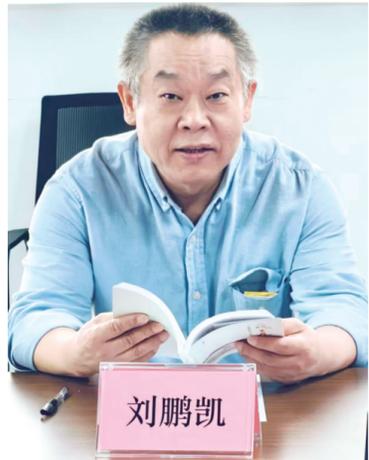
香炉山不高，看起来还有点矮，我曾经去过许多次，但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那座山矮。

天色有些晚了，街上的灯都亮了，香炉山渐渐远远地隐藏在黑夜的背后了，慢慢地就看不见了，我的心也一下子空了。

我怀揣着那个秘密独自走在大街上，偶尔和一两个人擦肩而过，他们身上的味道告诉我，他们都是很文明的人。

这时，雪下了起来，大雪弥漫之间，巨石般的高楼倏地就幻化成了香炉山。

大片大片的雪花在城市的上空空狂乱地飞舞着，飞舞着，我知道，雪的故乡在天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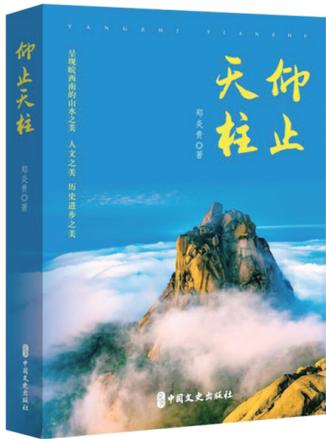
刘鹏凯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# 文化寻根与心灵还乡

——读郑炎贵先生《仰止天柱》有感

许一川



《仰止天柱》  
郑炎贵 著  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独，最终汇聚成照亮来路与去途的星河。这种对地方历史“小传统”的深耕，是对宏大历史叙事不可或缺的补充与校正，它告诉我们，历史的活力与真实，往往蕴藏在这些具体而微的“地方性”细节之中。

尤为动人心魄的，是贯穿全书的、那种深沉而克制的乡愁。这种乡愁，并非狭隘的地域自恋或怀旧感伤，而是一种在现代、同质化浪潮冲击下，对文化根脉断裂的深切忧思，以及主动寻求连接与延续的文化使命感。在《履痕泥爪》中，作者的个人行走与探访，便是个体寻找身份坐

标、实现“心灵还乡”的象征性仪式。每一次对古村落的踏访、对老手艺的记录、对濒危方言的留意，都是一次对抗遗忘的虔诚行动。这种情感，让《仰止天柱》的书写超越了普通的文集性质，升华为一场文化意义上的“救亡图存”。

而在理论层面，《审美以“象”》一卷，则可视为作者对其文化实践的方法论总结与美学提炼。他探讨的“象”，是皖地风物、历史、传说所凝聚成的独特意象与精神符号。通过“象”取“象”、立“象”，他试图为这片土地提炼出可以感知、可以传承的美学密码与文化基因。这使得全书不仅“有情”，而且“有思”，形成了情、史、思三者交融的厚重质地。

掩卷沉思，《仰止天柱》给予我们最宝贵的启示或许是：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，真正的文化自信与乡土情怀，并非故步自封的抱残守缺，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与自觉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。郑炎贵先生以其扎实的行走、浩瀚的阅读与炽热的书写，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——如何让“地方”在全球化语境中不再失语，如何让游子的心灵在精神上得以“还乡”，如何让绵延的地域文脉，成为滋养一个民族创造性未来的深厚土壤。

这部作品，是一位赤子献给皖地母亲的深情家书，也是一盏为所有在文化漂泊中寻觅根脉的现代人点亮的不灭心灯。它告诉我们，唯有当我们深知自己从何处来，那片土地上的山水、历史与人物真正成为我们精神构造的一部分时，我们才能更坚定、更从容地走向无尽的远方。仰止天柱，亦是仰止每一个民族赖以屹立的文

# 美丽的雪花

刘凤英

下雪了，天空飘起了洁白的雪花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那是那样的晶莹，在广袤的天地间轻盈起舞。我伫立雪中，聆听雪韵，那优美的旋律宛如天籁之音，深情、灵动、令人陶醉。片片雪花仿佛随着音乐，旋转着，翩跹着。雪越下越大，雪花越来越多，瞬间，所有的树上都开满了“梨花”，它们绽放枝头，随风盈动，把冬天的祝福传向四面八方。

此时一个人漫步田野，你一定会被银装素裹的世界所陶醉，天地浑然一体，千千万万只玉蝶舞动在银白色的世界。大地白了，远山白了，自己也披上了银装。会自然地想起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诗句。空旷，静谧，洁白，徜徉在如此安静，空灵，如此广博的银色世界里，整个身心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信步前行，绕出一道山岭，你也许会发现一两株梅花正开得热烈，或粉红，或艳红，或金黄，一簇簇，一朵朵，鲜艳，芳香，娇柔美丽。放眼望去，偶尔会发现远处的高山人影浮动，他们穿着红、黄、蓝、绿各种颜色的滑雪服正在进行高山滑雪，他们身姿矫健，宛如云燕穿行云端，又如飞狐踏雪无痕，来去无踪。

雪花飘飘的时候，如果你独倚轩窗，隔窗静赏雪花的潇潇洒洒，你会看到它们竟随着微风轻轻击打窗棂，那轻柔的眷眷深情，好似小提琴协奏曲，萦绕缭绕，三日不绝。

我爱飘动的雪花，爱它美轮美奂的舞姿，更爱它云水禅心般的音乐之美。它有如馨香的文字，平仄着大自然的神奇；有如丹青妙笔，描绘大自然的旖旎。我喜欢它清新秀丽抑扬顿挫的诗歌，喜欢它圣洁高雅超凡脱俗的神态。

每当欣赏雪飘聆听雪韵的时候，我的心灵就会得到一次净化。人生活在大千世界中，总是被生活中的杂事所困扰，感觉世界像个大火炉，每个人都染得面目全非，自己也带着假面具，艰难地生活，艰难地跋涉，感觉很累，很压抑。有时甚至不堪重负，想逃离尘世的喧嚣，寻一处世外桃源，过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日子，可是谁又能摆脱现实而不顾一切呢？这时候如果到雪花纷飞的世界走一走，会发现其实生活很宁静，很美好，很多事是自寻烦恼。人类世界与雪花世界一样，一切都是清透的，一切都是唯美的，你可以像雪花一样，飘逸天地间，无忧无虑地飞翔，自由自在地歌唱，感受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。

做一朵雪花吧，那是优美的神韵，纯洁的心灵，大自然的骄子。

山川故园

# 云边供销社

徐晓霞

仲冬，暖阳温柔，微风吹拂，我们带着八十岁高龄的婆婆去邻县的小尖山赏雪，据去过的朋友说那里看云别有风味，特别是大晴天。进入冬季，婆婆很少出门，防止路滑摔倒引来其他麻烦。看着天气不错，便想着带她老人家出去透透气，顺便活动下筋骨。

车子沿着崎岖的小路爬到小尖山对面的云梦山，在半山腰一片平坦处停好车子，我们决定扶着老太太爬到不远处的山顶。前两天下雨，泥石板路被雨浸得发亮，我们一行五人踩着湿滑的苔藓往山坳深处走，远远地望见一个砖砌的房子，屋顶上的白云悠悠飘荡，仿佛触手可及。

掀开蓝色劳动布做的厚重门帘，一间扯动了几十年时光的小屋呈现眼前，煤油和肥皂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，和儿时记忆十分相像。

柜台后有一位老叔，见我们进来便停下拨拉算盘的手，抬起头打着招呼，“来了？看看想要点啥？”他笑着挪开身边的木椅。

砖砌的货架高约一米二三，上面是玻璃柜面，柜角的木头楞被几代人的手掌摸得油光锃亮，里面陈列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常用的万紫千红、友谊等雪花膏，以及针线、扣子和松紧。我好奇这些东西是新进的还是库存的，老叔说像洋火、煤油灯、白酒搪瓷缸等大多是存货，有一些东西是新进的，仿旧的。

婆婆兴奋地拿起一盒洋火左瞧右看，摸来摸去，洋火盒的底面已经有些发脆，用力一搓便会掉下粉末，取出一根洋火试着在侧边的磷面上一擦，居然着了，婆婆笑着说：这洋火当年二分钱一盒，现在卖多少钱？老叔说五毛钱。婆婆又挑选了柜台里的雪花膏、铜顶针，我们逗她，这些东西你用吗？婆婆一边将这些物品装入口袋，一边说道：“我不用也放着。”的确，这些旧物或许承载着婆婆那遥远的青春岁月，以及她操持家事的珍贵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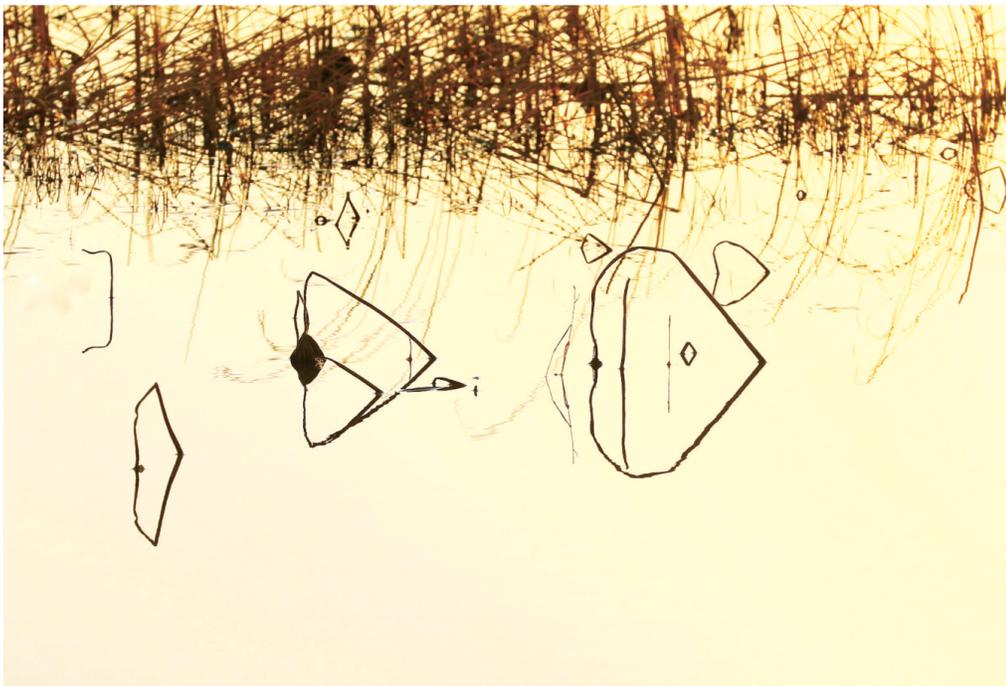
我和爱人也选了茶缸、白酒等物。老叔熟练地用算盘结账，看着他熟练的手指在算盘上划拉，我也心血来潮划过算盘，先扒拉了一至九，再用儿时学过的口诀，一上一，二上二，六上一去五进一，七上二去五进一……最后算盘上出现了“987654321”的排序，记得小时候经常这样玩算盘，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的手法还算熟练，着实开心一把。

婆婆一直与老叔拉瓜当年排队在供销社购物的往事，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，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有感触。父亲常牵着我的小手拿着粮票去买米面粮油，偶尔也会买些点心给我吃，到了年关，母亲就拿着布票去裁布，在缝纫机“咯吱吱”地工作下，一件件新衣就神奇地穿在了我们的身上。

老叔用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搪瓷缸给我们倒了杯热茶，茶水腾起热气，把红字熏得更加鲜活。“这些物件没有人嫌旧，”他擦着暖瓶上的灰尘说道，“山下偶尔有人来买，觉得挺有感情。”

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里，供销社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、向往和满足。虽然物资匮乏，但是商品质量好，价格公道；品种虽少但质朴无华，没有攀比之风。现在再提到它，大家也是津津乐道。

掀开布帘，山顶的云依然在飘荡，仿佛多了一些欢快，山风依旧挺拔，但是感觉更加清爽。提着帘子回望了一眼，老叔正在小心地把暖壶放回原处，阳光穿过木窗照进屋内的人和物上，形成一幅温馨的画面。满屋子的搪瓷缸、竹皮暖壶、以及针线、扣子等等，它们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，而是一代人留下的剪影、笑容与期盼交织成的一段岁月。



人间小景

# 阿丽的小菜摊

胡晓廷

回老家路上，我常在沿途的小镇停下，买些父母爱吃的蔬菜，割两斤肉，或挑几条鱼。没有固定的摊位，看着新鲜便好。一次，在海口遇见个路边小菜摊——不起眼的店铺前摆满了各色蔬菜，守摊的店主，名叫阿丽。

海口，傍依小城西郊，是长江支流皖河岸边的一个小镇，早年被皖水阻隔，凭一叶扁舟摆渡城乡商客，到了1990年代末，一条横跨皖河的省道穿镇而过，小镇便成了南来北往的驿站。南下打工十余年的阿丽嫁作人妻后，跟着卖小菜的夫君，做起了摆摊的生意，顺便照顾尚且年幼的一双儿女。

阿丽没读过多少书，从流水线上的熟练女工，转入这陌生的行当，面对来来往往的客人，报价、上秤、算账，起初总是磕磕巴巴，手忙脚乱，急得抹眼泪，像极了邻家做错事的孩子。可阿丽肯学，懂得熟能生巧，没出半月，俨然出脱成“一口清”的卖菜人。

阿丽算不上漂亮，放在人堆毫不显眼。但她脸上始终写满了真诚的微笑——那笑容极富感染力，可算得上是她待人接物的一把金钥匙。

小小菜摊，堆的不只是蔬菜，也是人间烟火，偶尔却也映照出几分市井百态。大多时候，阿丽笑着招呼客人，客人也回敬以微笑。称好菜递过去时，她常顺手往菜筐里再添一两块姜、几根葱，轻声说句温和的话语：“慢走啊！”葱姜虽小，却是灶台上的必备之物，阿丽此番细节，省却的是客人的烦劳。当客人转身离去脚步轻快，阿丽看在眼里，心底也跟着喜欢。

当然，为了一两元钱争得面红耳赤的事，也会发生。那年夏天清晨，我刚走到阿丽的摊前，就见到一位中年妇女买了菜，阿丽找给她两枚硬币，不一会，那妇女却摊开手心的几张毛票，硬说没有拿到找零。阿丽轻声细语：“大姐，我找给您了，您再掏掏口袋？”对方却不依不饶，高声叫嚷，骂阿丽不老实、骗钱。

顿时，阿丽一时语塞，双眼噙满泪水，人已哽咽。见此，我从口袋里摸出两元硬币递过去，旁边的几位顾客也帮着劝：“两块钱的事儿，何必说得如此难听？”那名妇女自知理亏，悻悻离去。阿丽收起泪眼时，我清楚读到了她被冤屈的无奈，与对我解围的感激。

打那以后，每次路过她的小菜摊时，

冬日素描  
周文静 摄

